

随笔

刘忠民

荞麦凉粉

老伴从早市买回一块凉粉,高兴地告诉我,这可是很贵的荞麦凉粉,你不是一直念叨这口吗?我挤一身汗才买到的。看着那雪白的凉粉,记忆深处一下子跳出了妈妈。

炎炎夏日,人们都在阴凉处歇晌,妈妈将锅碗瓢盆收拾停当,扛了铁锹、镢头向后山走去。一路上,鸟鸣蝉叫不绝于耳,茅草道上的蚱蜢蹦蹦跳跳。妈妈在一处稍显平坦的山坡处止住脚步。这是早就相中的地块,妈妈挥锹砍倒灌木丛,刨开一处草皮,新鲜的泥土透着湿润的香气。妈妈掘起一锹,扬向草丛。一下,两下……在妈妈的努力下,地块上的野草渐渐没了,一块崭新的土地出现在眼前。妈妈揩着额头上的汗水,脸颊已红成了怒放的芍药,可她并不歇息,变魔术般地从一个小布袋里掏出一把黑种子,左扬一下手,右扬一下手,那黑种子就和泥土亲近得难以分辨了。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泥土里捏起一粒,举到阳光下端详,它棱角突兀,三面平整,精灵一样怪异,不同于尖角的玉米,也不同于圆滚滚的黄豆、小豆,更不同于渺小的谷子、糜子。

“这是什么呀?”我问妈妈。

妈妈不语。

“会是什么呢?”我想疼了脑袋也想不出来。

妈妈又刨开一处草皮,将同样新的泥土扬撒在之前的泥土上,盖上了种子,也盖严实了那些倔强的荒草。此时,阳光已不那么热烈了,我的肚皮也有些空落,妈妈放下锹镢,唤我回返。我蹲在地上不动,因为我没有想出来那是什么东西。

妈妈笑眯眯地告诉我:“傻小子,是荞麦。”

“荞麦!”我把那颗种子摁进泥土。从此,它就在我心里扎下了根。

我用放学后的时间去看了两次荞麦。一次是它刚刚破土时,只有两片嫩叶,弱不禁风。两个多月后,它的变化让我目瞪口呆,闯入我眼睛的是紫红的茎秆顶着一片雪白的花朵,蜂儿飞、蝶儿舞、知了唱,像紫衣女孩身上着了雪,在一片童话天地间眺望,我呼吸着它的清香,几近迷醉……

到了收获的季节,妈妈用镰刀把挂满颗粒的荞麦秸秆收拢成捆,用绳索勒紧,放到肩上。我歪着脖子也扛了一捆,很重。我想,妈妈肩上的那些,肯定轻不了。

离开荞麦地时,妈妈转身看了一眼,说:“来年深翻一下,可以种荏好豆子!”

转过年的端午节,妈妈端上了一盘叠码齐整,雪白晶莹,点缀着黑芝麻的菜肴,我夹起一块放进嘴里,凉爽滑润,酸辣鲜嫩,可口舒心。

“这是什么?”我惊奇连连地问妈妈。

“凉粉。”妈妈说。

我问妈妈:“用什么做的?”

“你不是跟我一起种过么?”

“荞麦!”我惊叫起来,那黑黑的籽粒经妈妈的手,竟然出落成雪白爽口的佳肴?真是让人难以置信!

从那以后,我再没吃过那么可口的荞麦凉粉了,因为妈妈过早地离开了我们。

午饭时,老伴从冰箱里拿出切拌好的凉粉,又开了一瓶冰镇啤酒倒上。我夹了一块凉粉放进嘴里,清爽柔韧、滑嫩可口,细细咀嚼,始终没有品出妈妈的味道。棠梨叶落胭脂色,荞麦花开白雪香。何事吟余忽惆怅,村桥原树似吾乡。我知道,再也回不到过去了,但思念亦如40年前那颗深深扎根心底的荞麦种子,在这个炎炎的夏日里,它已经枝繁叶茂,绽放出白雪一样的花朵,给我带来丝丝的清凉。

天伦

爱的留言条

周末我要加班,爱人在外地学习,伴着朦胧的晨雾,我买回了早点。儿子尚在熟睡,我撕下了便签本的一页写下:“儿子,早饭在厨房,如果凉了放进微波炉里热热再吃。”我把留言条压在了他的书桌上。放下笔,看着淡绿色纸片上让人温暖的叶片状暗纹,我又随意写了几句:“在世上,路途漫长,总有人盼你更幸福……”

下班后,儿子正在写作业,我发现我写的留言条被他折成了一个心形,夹在了书中。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做,他说喜欢我写的那段话。生活中,儿子顽皮,却又不善于言谈,这点非常像我。值得庆幸的是,我们并没有因为不善言辞疏远,而是用留言条串起了幸福。

我十分欣慰孩子的细心,能够把留言条收起来。却又不免有些遗憾,想想我成长的路上,父母留给我无数张留言条,在那个通信不发达的年代,大多是他们上班出门前,觉得有事定当要嘱咐,就简要想上几句话,书于一片小纸之上,并置于屋里的显眼之处。这种方式,似乎成了彼此传递信息的一个最为便捷的方式。而我却没有

儿子细心,没把那些留言条保存,它们都被丢在了岁月里,留下的只有记忆。

那一年,我7岁。一天,我放学回家,匆匆奔向厨房,餐桌上放一张小纸条和一张1元纸币,纸条上有父亲熟悉的留言:“儿子,爸爸、妈妈今天晚上要加班,你放学后,自己去小店买吃的,一包方便面4毛,一个面包3毛,剩下的钱帮我算好、收起来。”

19岁,我考上了大学,母亲给了我个信封,信封里有张留言条:“孩子,明天你就要成为一名大学生啦!爸爸妈妈为你骄傲。这是你第一个月的生活费。到学校办好银行卡后,我们每个月都给你存生活费,记得多往家里打电话。”我看完哭了,母亲也哭了。

我刚参加工作时,在单位附近租了套房子,下班回去后,饭菜的香气将我包裹,呼唤了几声却无人回应。走到餐桌边,饭菜下压着一张留言条:“恰巧路过这里,来给你做顿饭,饭菜在锅里,你吃的时候应该是温热的,凉了就热热。衣服洗干净了,买的常备药放在抽屉里,照顾好自己。”原来是父母来过呀。

父亲和母亲写的字都很漂亮,曾经让我羡慕了整个青春。他们的留言条总能让我感到幸福、温暖。留言条上有父母的关心,更有父母的期望和祈盼。记不清父母给我写了多少留言条,但我清楚地记得,看留言条时,心情会变好。

母亲打来的电话打断了我的回忆,她说父亲已经烧好饭菜,让我带孩子回家吃饭。回到家中,看到厨房灶台上放着张留言条,上面写着“干煸花菜、红烧鲤鱼……不放辣,少放盐,不放姜!”留言条上还沾着佐料,透出一股酱油味。想来是母亲写给父亲的,让父亲按照我们的口味、喜好准备饭菜,又怕父亲遗忘,特地写在留言条上。“不放姜”这3个字,字体略大,下面还画上了波浪线。

我看着母亲写的留言条,鼻尖一阵酸涩。一瞬间,我的心仿佛变成一个容器,只存放美好,不寄存风霜。小小的留言条,蕴含的是叮囑,是关切,透着家人之间的爱与情。

我悄悄收起了留言条,叫儿子帮忙折叠成心形,夹在了日记本中,打算把它珍藏。



落  
黄燕凤 摄

万物

若逢一场夏雨

正逢夏日的午后,我在院子里寻了一处阴凉坐下,手里翻看着枯燥的专业书,往日闹腾的蝉声今日格外乖巧安静,但我心中依旧浮躁,书也无心翻读。

突然,乌云聚拢,雨珠从彤云密布的天空凌乱地坠落,我忙抱着书往屋檐处躲。此时的雨渐渐沥沥地下着,像细碎的沙砾,像透白的珍珠,像诱人的糖果,也像奶奶簸箕里装着的黄豆。像是一切因繁忙琐碎之事而被忽略掉的美好事物,我爱极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夏雨。

在老屋的屋檐下听一场绵绵细雨,听雨在树叶上跳动,听雨“叮咚”一声掉进水洼里,一时间,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了悦耳的雨声,对于听觉,这是一种纯粹的享受。于是,我干脆就着屋檐下的门槛坐下,把自己的耳朵幻想成篱笆上盛放的牵牛花,耐心地聆听那来自夏日的絮语。

一阵狂风就地卷起,雨势变大。如果说刚刚的雨是一位活泼的少女,那么此时的雨便像是一个急躁的少年。院子里的

风雨兰被雨珠压得直不起腰,地上的落叶也被这急乱的“雨脚”踩出轻响,还有些淘气的雨点专爱敲打屋檐上的旧石瓦。雨似乎天生就有做音乐家的潜质,世间万物到它手里都会化成动听的音符。我喜极了雨与万物碰撞的声音,这些美妙的声响就像是一双温柔的手,细细地摩挲着我的耳膜。

等那些雨珠玩累了,便一个接一个地沿着屋檐处滚落下来,像脱了线的串珠。我忍不住伸手去接,雨珠滴落在我掌心,溅起了些许水花,冰凉的雨珠就这样从屋檐一直滴到我的手上、心上。

夏雨豪迈洒脱,来得快,去得也快,只留下满院清新。绿油油的小草如初醒般摇晃着脑袋,身上好像散发着沐浴过后的清甜味道。风雨兰也直起了腰杆,抖着身上的水珠,丝毫不见被风雨折磨过的痕迹。想必它正是因为经得起风雨的考验,才得了这么个贴合个性的名字。今日难得消停的蝉虫又热闹起来了,此起彼伏,相互唱和,鸣声较之

往日更为响亮。经历了一场夏雨,世间万物似乎被重新注入了生机与活力。

村上春树曾说:“眼睛追逐文字追得累了,便合起书放在膝头,仰起脸,侧耳倾听涛声雨声风声。”日常学习工作时,难免会生出疲惫焦躁的心绪,此时若逢一场夏雨,不如就将手里的书合上,将工作放在一边,享受一下这种听风听雨的清闲时刻,也算不负夏日。

青城晚报

开屏新闻App  
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

开屏

NEWS